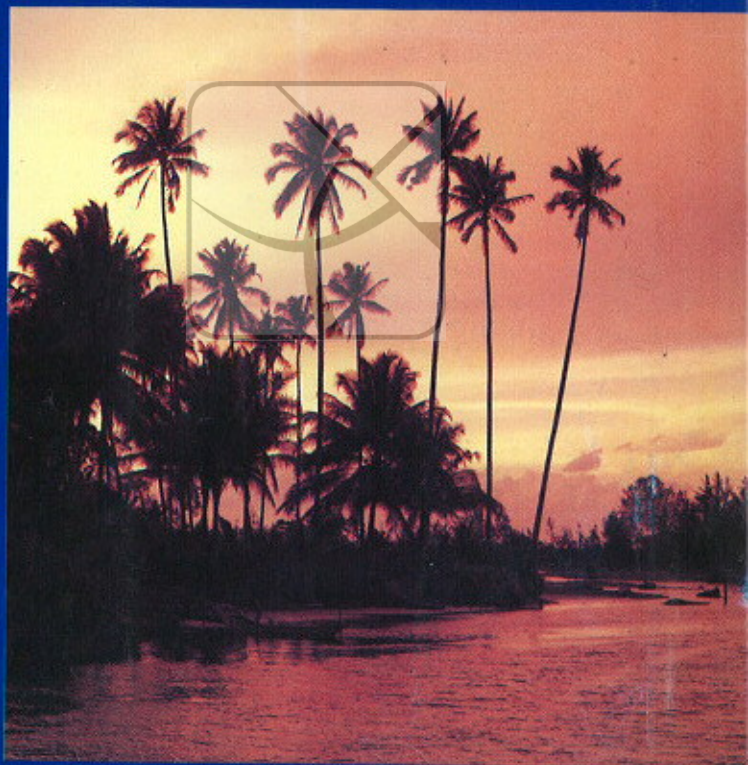


拉讓江 ·
夢一般輕盈

晨露 · 萬川 · 雁程 (新詩合集)



拉讓盆地叢書：

- 1 春草集（舊詩詞合集）
- 2 草葉集（文學獎合集1）
- 3 草葉集（文學獎合集2）
- 4 洗耳集（雜文合集）
- 5 變蝶（藍波詩集）
- 6 花雨（文學獎合集3）
- 7 拉讓江·夢一般輕盈

（晨露·萬川·雁程新詩合集）

拉讓盆地叢書⑦

一般輕盈

拉讓江・夢
一般輕盈

〔新詩合集〕

晨露・萬川・雁程合著

拉讓江·夢一般輕盈

目錄

序

槐華

晨露

〔十六首〕

四七	四四	四一	三四	三一	二五	一八	一三	一二
聚散匆匆	訊息	午憩	問歸	歸	哀歌	端午吟	鄉情	離愁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萬川

〔十三首〕

五一

閒情錄

五六

低調的晨

五九

守夜人

六二

重逢

六三

中午十二點

六九

痘癍

七一

端陽隨筆

七四

在文明的城：：：

八〇

我曾在剖驗圍牆時重傷過自己的心

八四

她躺在手術台上

八六

夢與現實

九一

心事

九四

燕尾服

序

雁程

〔十三首〕

九五

從城市的邊緣走來

九七

推窗之後

一〇〇

火與旗的祭典

一〇六

紫藤三客

一一二

傳出蘇欽遠逃亡的那個早上

一一七

路上想起的……

一二〇

蘆仙渡口

一二四

歲月

一二六

快樂的死亡

一二八

渡

一二九

山·月

一三一

停電夜

一三四

山與人

一三六

寫給萍兒的詩

一三五

另一種離愁

一四一

渡輪·輪渡

一四三

一扯耳根

一四八

抉擇

一五三

後記

序

拉讓江，我又聽見
· 槐華 ·

新的心跳

原來——

拉讓江 你是

夢一般輕盈……

(晨露(鄉情))

· 1 · 序

三月七日第一次來信，說她和萬川、雁程在一九九〇年已想認識我，由牧林帶去江畔兩趟卻都找不到！據知：她先寫散文、小說，二十年了。

那年六月從詩巫乘快艇上溯布拉甲；拉讓江，洪流的六弦琴喲！贈我酒渦似的回憶。可是南支流邊的民丹莪，未曾一游；更不知也盛產特甜的橘子否？

：：：：

案上一冊現代詩選

一疊裁剪整齊的相片

時間：午后三十分

地點：相館

這就是萬川的《夢與現實》。

他的詩，尤以《火與旗的祭典》現代得厲害；這類詩，可以追溯到法國阿波里奈、奧地利呂姆等。他的政治詩，諷刺還夠犀利吧！當然，政治詩極難寫，「比他詩更有感情深度——至少不亞于愛情詩——而且不能硬寫：：：。要成爲一個政治詩人，首先得有寫各種題材詩歌的經歷。」（聶魯達）

在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看來，文學是「旋轉的陀螺」；在接受美學家姚斯手中，作品好比「樂譜」；現代詩，確乎難懂難唱呀！

萬川畢竟還年青，有希望，仍須努力的，正如艾略特所說的，「將自己的思想像薔薇的芳香一般直接感覺。」

讓我先喝咖啡，接下評雁程詩——

「你走大路上

你想起了什麼？」吳岸

走在大路上

想起了沒有路

以前及以後的

事

……



(《路上想起的》)

近日暢讀，總覺得拉讓江兒女情長；雁程卻嘗試以哲理入詩。砂華新詩確是以六十年代吳岸的《盾上的詩篇》開路的！七十年代以來各領風騷的，首推著有《犀鳥鄉之歌》的田思，另有夢羔子、晨露、藍波、李笙……

雁程詩選中，《另一種離愁》較成功，「爲什麼歸家的路總是愈走愈長……」；再者是《山·月》，中間「」，境界遂遠寬了呀！其他，都失之粗疏。

最后，讓我引用別林斯基的話來勉勵晨露、萬川、雁程：

詩「是生命的笑，是明亮的凝眸，其中迅速變幻著的感覺所透露的各種色彩」

•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九日。

晨露詩選

第一卷

一九三二年

晨露詩選

一九三二年

晨露詩選

：：：：： 艷麗的是透明水杯

浮一朵紅玫瑰：：：：：



作者簡介

· 晨露，原名陳美仙，一九五四年出生于砂羅越詩巫拉讓江畔，對拉讓江有著一份不渝的感情。

· 一九九一年參加詩巫華團配合「中華節令」主辦的全州性新詩創作賽公開組以一首「端午吟」取得冠軍。

· 一九九二年榮獲中華文藝社第三屆常年文學獎新詩組第一名。
· 現為砂羅越族文化協會文學組組員及詩巫中華文藝社會員。

· 另有筆名：珊瑚，黛薇，作品散見各報副刊。

· 絮語 ·

寫詩，是生命中一種自然的流溢。

平俗的生活，因而增添美麗

是一份痴狂，始終。

感謝父母，送我進學校受教育。（當年在我的鄉村——蘆岩坡，鮮有孩童唸了小學后尚能到詩巫市唸中學；尤其是女孩子。我是同班裡唯一修完中學的幸運兒。）

感謝每一位老師，引領我一步步走進文字寶殿。

感謝每一位朋友。

願以此小詩集紀念我中學華文老師，已故朱錫煬先生。

同時，也把此小詩集獻給德，我的外子。感謝他讓我婚后依舊擁有自己自由飛翔的海闊天空。

離愁

靜靜相對而坐
小小的咖啡屋裡
我們細細數算
跌落這兒的分分秒秒

西窗那一串飛鴿風鈴
今日憂悵含愁



聽不到清脆的笑聲
只怪那風不告而別

艷麗的是透明水杯

浮一朵紅玫瑰

滾滴滴水珠貼頰

卻不是淚

執子之手

細訴明日揚帆之后

兩岸風景

雨中只是一片朦朧



鄉情

把溶溶月色

零零碎碎的花影剪裁

一襲婚紗 夜的新娘

拉讓江 你是

夢一般輕盈 花一般嫵靜

潏潏



映兩岸的風情 游

悠悠三百五十哩

水波迴巡 織女相思的

淚光 熠熠燦燦

似螢的舞姿

母親的懷抱輕輕搖盪

枕一葉小舟上 看

月爲誰消瘦 爲誰守候年年

留不住綠色

流浪的斷木筏

縱高俯低

失群的雁北飛



織七彩的

夢

在陽光背後

赤道的古銅膚色 淡褪了

歲月是漂白劑

輕功早已失傳

踮跟的步伐

攀不出養子的籬籬

八珍的芬芳

昨夜夢中

像一縷晨霧

被風吹散

唐人街雜貨舖中



長長折疊的麵線
祖國陽光的灼熱
思念

吮不出「杜柯」的餘香了
冬日乾枯的雙唇上
繞轉 苦澀的舌尖
像一只飢餓的狼
森林遺棄
被

十二月 長長的雨
哭成一季的水災
母親的淚
在回家的小徑上
守候一個聲音

這裡青翠的山脈 蔚藍的天空
這裡灼熱的陽光 傾盆的雨水
是我的國土 是我的家

拉讓江你的兒女
我是

你脈脈相傳不息的
香火

註：杜柯——砂羅越伊班族自製的土酒名稱。



端午吟

(一)

粽葉與糯米

相擁

把心事密密隱藏

是那一種味道

蜜的甘甜

淚的鹹苦



木槩

五月

捶胸頓足

嚎哭

失去的翠綠

赴約

把身子交給

水

洗后

百病不侵

母親們

深深相信

汨汨流水



南來

拉讓江承接

汨羅江

赤心的溫熱

赤道兒女

仰聽

祖父的訓誨

汲飲

母親的奶水

漸漸

長大

年年五月



初五

詩人深情的回眸

點燃

每一顆心中

每一盞

燈光

拉讓江岸

燈光

輝煌

代代

傳遞



(二)

一團米飯

年年傳遞

嫩嫩芬芳

汨羅江 在遠方

泉湧 汨汨靈氣

愛國詩人

選擇 水為家

那年 五月初五

飛身一撲

殞落了 夕陽

天搖



地震

迸裂了水晶鏡子

汨羅江 沸滾了

千支萬支

拍水淘哭的

搖櫓

千鑼萬鼓

吶喊

何處

魂魄飄泊

採擷 山的翠綠

包裹 追思黏黏

汨羅江



不再飢餓

不再飢餓

我們

拉讓江的兒女

在赤道

仰飲

南來的水源

吮取

五千年的精華

我們傳遞

文化燈火

粼粼

熠熠



哀歌

(一)

濁黃的拉讓江

炎陽下是一鍋沸滾的水

朦朧了如畫江山

兩岸風景

枯萎在滾滾的潮流裏



拉讓江守不住清晨裏最閃亮的露珠
冬眠的橡林

擠不出芬芳的奶水

綠葉翻浪的椒園

曾經 曾經

豐收繫繫 珍珠遍地

傾斜的老屋

在蒼茫的暮色中

懷念著失去的炊煙



拉讓江守不住年青的兒女

守不住那匆匆的登音

遠方的霓虹燈

眨著眨著

誘惑了火熱的心
奔向那名與利的煉爐

快艇來了又去

掏空了拉讓江的青春

渡輪始終是一座橋

此岸是飛蛾 彼岸是燈火

濁黃的拉讓江

黑夜裏卸下一身疲乏

江水拍岸呻吟

憂傷於明天的奔波

兩岸駐守

拓荒者年邁的腳步



在零散的夢境裏

失落了

明天的太陽

(二)

江畔，一個少女

星星一般的眼睛孕滿了淚

她想在芬芳的土地上

紮下根來編織亮麗的將來

他的愛情像拉讓江一樣

日日夜夜涓涓潺潺

伴著陽光伴著月光

彼岸是一座噴火的城

霓虹燈神祕地眨著眼

煙酒絆住了情郎的腳步

連同心裡的那一份盟約

滑跌

在萬丈紅塵裡

深深 沉淪

洄洄而去的流水洄洄而來

潮起 潮落

拉讓江水涓涓潺潺

伴著陽光伴著月光

洄洄流水年年不變



淹沒的是那遠去的足跡
它們曾經

輕快的蹣跚在膠林小徑上
踩得如云的枯葉

發出清脆的笑聲

淹沒的那薄倖的心

忘記了芭蕉葉下

閃耀如星眸子

江畔 一個少女

星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孕滿了淚



露晨選詩
江畔 一個少女
星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孕滿了淚

歸

彎彎曲曲長長一條路
延伸向前

向前

高高低低農舍小屋

靜靜躺臥

綠色天地裡

遺落的夢



沙塵翻飛

灰色的網兒頭撒下

淡褪的記憶

翻騰 浪潮

人車蹦跛

凸凹斜塌

盈耳

水聲浼浼

故鄉 童年

穿越

炎熱

山林

穿越



一百三十五哩

拉讓江

你將以何種姿態

撫洗

我一身的淚和汗



問

斷線的風箏
跌落在那一方向？
日子除了思念
還是

思念

年年迴轉



心底切切的呼喚

當流浪的步伐不再輕盈

故鄉那一條小溪

浮著溶溶月色流入夢裏

銀白的小魚在跳躍

兩岸粉紅的花朵

傾瀉馨香

於是相約

歸駐故鄉

編一排竹籬圍繞小屋

守幾畝田園

種一山竹

一山菊



赤足農夫

晴耕雨讀

以松的冷傲

以鷹的孤寂

故鄉的溪水很甜

故鄉的月亮最圓

每年八月

菊香馥馥

有一盃酒

始終等你 等你來乾

斷箋的風箏

跌落



那

一

方

在

向

？



午憩

炙熱的午後

陽光是一團溶鐵

絲絲白煙

向四處飛濺

化一隻飛鳥

歇在龍眼樹上



聽那

寂寞的蟬

長長久久的呼喚

綠葉是一匹

不必充電的冷氣機

蔭成一片冷涼的小天地

向東伸延的橫枝

誘我

以一個優雅的姿式

斜斜跌臥

悠悠走進夢鄉



伴胸前

一本薄薄的詩集

書香馥馥

蟬鳴盈盈

飄飄



午憩

炙熱的午後

陽光是一團溶鐵

絲絲白煙

向四處飛濺

化一隻飛鳥

歇在龍眼樹上

聽那



寂寞的蟬
長長久久的呼喚

綠葉是一匹

不必充電的冷氣機

蔭成一片冷涼的小天地

向東伸延的橫枝

誘我

以一個優雅的姿式

斜斜跌臥

悠悠走進夢了

伴胸前

一本薄薄的詩集
書香馥馥



蟬鳴盈盈

飄飄

飄飄

飄飄

飄飄

飄飄

飄飄

飄飄

飄飄

信息



訊息

合掌佇立

焚燒思念

碑前

摘自山腳下

一朵紫色小花

帶著露珠

滴滴



遍山煙霧

炮聲

怎樣喧嘩的心情

清晨時分

雲總愛哭泣

沉沉

草色青青

跋

三百六十四個日子

等待

斬割

根扎



泥土下

滿山的

翠綠

可期待

當另一度人潮洶湧時

傳遞

某一種

訊息



當此太平盛世
去歲只須雙箭路

聚散匆匆

這地方混揉著笑與淚

來

去
匆匆開幕

落幕

送別與重逢

人生舞台上演



不完的劇情

從人群中你走來

從八年的記憶中走來

在彼此一剎那的怔忡后

一聲「嗨」是一道橋樑

銜接從前

現在

我來

不是送

你

走 只爲愛流浪

當我左手牽著的娃娃喚你



叔 叔

你朗朗的笑聲

掩不住眼神的落寞

八年 始終尋覓

一朵

飄香的花

抑或

是水裡月光的倒影

孤獨的聲音遠去

飄游的雲

沒有方向



仰首揮手
擋不住艷陽
刺痛了雙眸



閒情錄

(一)

握眉筆的手嚷著要改行
遂舉起了笨重的花鋤
從冷氣房走進陽光的熱
草帽下汗滴過眉眼

庭園一隅燒起了火堆



艷紅的大口噴出了縷縷炊煙

一路舞來要驅趕

耳邊那一群不知羞的

吵著爭著 貪婪的吸血鬼

一行黑土寫下了一份希望

一個小坑埋下了一份心願

且不理淋漓的汗吞併了殘餘的香漬

只期待彩色中綻放的甜蜜和喜悅

(二)

蒼白的雙腳終於開了口

休了那日夕爲伴的絲襪和高跟鞋

疲於翩翩的舞步

遂攀登那座冷傲的高山

清涼的一溪流水

飄著一段枯枝追趕著幾朵落花
出世的一群魚兒

石縫間草葉下消遙樂

薄薄的陽光

疏疏落落這兒那兒水上搖漾

赤足浸入一個水晶的世界

仰首

山環山 綠疊著綠

萬樹聳立微風中送來蟬聲

銜一管蘆葦搖曳

掩不住醉意的雙腳
遂在水下濺起喧響

(三)

是一股什麼力量
夾于石與石之間狹小的縫
閃著露珠 沁著清香
盈盈的笑如此地震跌了我

仰首膜拜

一串七朵美麗的紫紅
無畏無視冷硬的山崖
風中逕自顫著柔情依依

七分嬌媚 三分孤傲

深山裡漾起一季春天

凌空搖曳

承受陽光熱烈的親吻

是一股什麼力量

誘墮了雙眸的熱淚

血脈中翻起一海澎湃

不謝的紫紅從此明亮了我的生命

低調的晨

晨起
帶一份昨夜惡夢的驚悸

推窗

瞥見生病的太陽

輾轉呻吟

在厚厚雲堆裡



枝頭小鳥不聞啾啾

花落滿地

晨風裡擠不出一抹馨香

太陽生病的早晨

陰陰晦晦的早晨

欲哭的天空

低

低

沉

沉



把自由交給了鎖鍊
鄰舍那隻狗

尖銳的
哀苦的

一

聲

一

聲



守夜人

所有的屋子都閉上了明眸
讓一天的疲勞
在甜暢的睡夢中
流逝

唯有月亮白著一張臉

守候聲音



自煙酒的那一端
蹣跚而來

垂垂老去的夜
掩不住一聲聲長長的嘆息
風鈴冷得聲聲哀啼
窗帘后
猶自閃爍著
一雙不眠



再一六部聯主命詩和典
姓

重逢

千里踩雲而歸

老屋門前

有否纍纍的

鮮紅



當四目相投

當溫熱的手掌相貼

不再是夢中
依稀的一抹影子
和星光樣的淚滴

盪顫輕輕

那含情的微笑

而花瓣緩緩開啓

一串絕妙動聽的音韻

啊 是真的

在柔柔笑語中

再一次

我

再一次聆聽生命的呼喚



中午十二點

流動的河流

流竄

養育在城市裡的虎豹

兇猛 嚎吼

在午餐時分

相爭

果腹美食



路邊佇立

如至尊石像

僵麻雙腳

跨不過

生死之間的夾縫

可否期盼

文明的禮讓

僅一次

也必滿溢

馨香

陽光繼續

催趕汗珠

追逐的遊戲



永遠
沒有輸家



新書簡介

萬川詩選

……：莊周夢蝴蝶似地

……：把海唇銜坐成武昌街

……：……

……

……

作者簡介

出生於一九六五年，民丹莪人，目前在某相館工作，學歷初中。原名陳萬權，筆名萬川。

早在八十一年，我便開始寫詩了。那時剛踏出校門，看到別人在報章上寫文章，自己手癢，就這樣自己也寫了起來。寫了一年，之後，也不知爲什麼，只斷斷續續的一年兩篇或兩年一篇，這樣延續著自己寫詩的生命，其間也沒有涉獵文藝這方面的書籍，單憑一股忽冷忽熱的傻勁，接助報章副刊上似是似非的文章來充實自己。

後來接著八十八年詩巫中華文藝社主辦的文藝營，認識了中華文藝社諸君。在他們熱誠的指引下，才找了些文藝書籍來爲本身堆疊了這條單程道。九十年在文藝社盛意殷殷下加入社，隨後，雖一直不爲社所冷落，而一向也未曾錯過參予各項文藝活動，但，縱然如此，在這些年來，都未曾有一張理想的成績單可示人。



痘癍

一匹青春騰達達，驕驍驍
霧氣瑩瑩的清晨，同太陽競奔
遠遠超我，拋我後頭
嗖嗖刷我髻髮

一個回眸，盡是痘癍點點
點點痘癍，未經化學磨損的

珍藏在花容

那皎月澄澄的嫵媚

趕上去，嫦娥一樣，奔上去

投進去，啊就枕著、撫著

就讓我擁有了

我的傳說

奈何

她策千里駒一匹

我騎鐵馬一匹老驥



（上班途中有一摩多車超我，後座乘客回眸一顧，我發現她
臉上有好些青春痘的留痕，……）

端陽隨筆

何以那三千年的大床枕著
如此不安穩，輾過來諷言
轉過去旁語，堂堂一國之尊竟
惑於一寇大夫。六張床太荒荒
張張枕著憂一個楚王？
攘攘一窩的良莠

憂國憂民那枝反裁下床

自大陸的風暴滾入眾水的海嘯
讓悠悠一湘楚河多養一隻水鬼
水魑海魅萬千

歷史只青睞的一隻五湖

四海流

放的詩魂

三千年

一年一度年年同招的一隻亡魂

生為楚人，死為族魂

流浪的恩魂

在有水的地方

在詩裡、鼓裡，在鼎沸的鑊中

在母親流竄著黃河的手中

在重壓壓的雙臂垂到腳板的生活中心

一九九一



在文明的城

隆·隆·隆·

四十五分鐘四十六，詩之巫在望

詩巫在望

遂有鼓聲在胸中敲起

在胸臆的水中、風中

逐近逐志忘



.....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

午後七時：

江夏黃氏公會，江夏堂：

屈原 屈原 屈原 屈原 屈原

在城市文明的陰影下，一班詩裔 於

（某某×某某）見方公尺的一個空間

將長長廿世紀的時空拉

近壓縮 於

（某某×某某）見方公尺的空間

把忠貞予祖國

反被祖國

拋

棄放

逐的貴族

波

浪

的

生平交給

四十行之內的史詩交給

十幾二十張吟哦的嘴交給

三百個流竄著湘水的脈搏的詩裔

招流浪的詩魂

招詩魂交給水的思魂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午後二時：

江夏黃氏公會，江夏堂：

兩千年的鼓聲
在士敏土隔成的空間
有淒麗的江神

在水中釜中在

火之煉獄中

包裹著的團團粘粘的心事

新人類競逐美食獎的逐鹿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午後七時：

江夏黃氏公會，江夏堂：

有詩／有粽

有涉江渡海翩翩的詩人

詩人垂簾落幔的白玉宮
白玉宮金輝碧煌的殿堂

有哀麗的水鬼
有淒麗的江神
有效忠國的漂魂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

有涉江的水聲
在城市與城市間



（此次的「中華節令的認識」之端午節節令之一系列活動
乃是由詩巫省華團文教組所主辦。假江夏黃氏公會會所

舉行。



我曾在剖驗圍牆時

重傷過自己的心

「當紅場的圍牆迅速回裝如

影帶倒退時的畫面

突又崩塌如積木

黽免的總統

重回克里姆林宮時

「當列寧的骨牌和

史大林的拼圖遊戲失敗前

東歐的獨夫精心結構的堡壘

積木成落葉

民主正狂風時

「歡騰的你約了女友

打算出去把盞啊酣歌那時

才下罷梯口，你遂發現

整街整藝術

全都是圍牆移動時

「你們冷戰般陌生的垂頭相背而坐

當你望到了 駁火，她嗅到

篝火の腥騷

六四用槍桿子構築森森的一座長城時

「你們分道奔回書齋

努力作遺忘外界情緒的工作的同時

電視的熒光屏啊石破出高爾基街的軍車隊

後又沒隱入熒光微粒的景深時

「你便向美國富有生意

腦筋的商賈購得了

一塊小小的柏林圍牆

的部份殘骸再以外

匯証券向黑市換得故

宮與古長城城堞的

一點點粉末進行仔細

的分析研究用電腦
搬來整幅紅場的赤牆

「一束原子光柱便

射

出 切過你的內在。」

我的分身沉默地
如是告訴我



她躺在手術台上

她忘了她自己是誰

爲了贏得青睞與
趕上潮流與理想

一九九〇，開始

便躺到手術台上

接受指示

把大牌檔移走

並依自身的特徵取向

豎一座四鯉伴青皮柑的噴水池

在森林之火中植一樹

一體四臉帶亞麻質神經的鐘樓

而後爲途說

並以：市景繼續蕭條

青年不斷流離爲罪名

把噴水池的四尾鯉

判處大辟的酷刑

把市中心很活潑很碧玉的菜巴剎

移植到後街，打扮成很文靜很現代化

舊址便用鐵絲網圍住，圍住

許多風聲和未知數

夢與現實

在一個專業制度的年代
我把俏麗的她
斫成一截木偶，在紙上

3.5"X5"的平方

朽手啊那么一觸

就被禁錮於膠卷之上牢牢的

2.4CMX3.6CM 那平面的



挽回 · 黑機體它

神奇的靈窗一閃

三十分之一秒

六十分之一秒

或更快些

唯美的高足

足把鐘馗塑出了潘安之貌

而我

我把西施那顰蹙斧斫成東施的

在魯班的國度

「不如仿倣低眉垂目的他吧！」

我未睜的眼吶喊我的朽技

仿低眉垂目的他

在商店的人行道上

擺幾冊唐後的精選平裝

把五腳基擺出一點唐意

莊周夢蝴蝶似地盤腿端坐

把海唇街坐成武昌街

蝴蝶引莊周入夢地

把民丹莪燃起

燒成一窟敦煌

泗里奎望得見，詩巫望得見

所有的慾睛以至半島最北

玻璃市·您望的見嗎

眼角生的高些的您望不望見

我內燃的火焰

把仲夏的山巔燃成雪峰，巍巍

向兩極迸裂，迅速碰撞的
勃勃然的火山

撞向永恒時迸出的鎂光

鎂光之後的再碰撞

向時間之外邁開的腳步

在轆轤的枵腹和空洞

空洞的饑腸

枵枵的饑嘴

有宿敵攻我疼痛的城池

圍我千軍萬馬一座恫恫的空城

利用饑火那犀利武器

（閃光闢成了快門的捲簾與背匣的匣板

夾我，在一個貼身而未經化學作用的
一格膠卷上。）

案上一冊現代詩選

一疊裁剪整齊的照片

時間：午後三十分

地點：相館



一九九一

心事

妳們已擁有自由了
在我的眼光底下

隨東歐的大丈夫們相續的垮掉

蘇老大的崩離

請諒解我對妳們日愈廣大的戒心
親愛的



當我攀升到如此結霜的高度

而妳們還落在後頭

我的髮妻們

資本主義的炫光之下

沒有人不信仰了自己的肉眼

沒有人不成了短視症患者

妳們的蓮步都是他們欲誘的對象

爲了妳們花姿獲得招展與安全起見

反和平演變方案我已爲妳們捉緊

緊記住毛裝是唯一僅能保護妳們美好身段

免招侵犯的唯一裝扮

請

以妳們虔誠的心向給妳們指示的偉大的神致敬



一九九一

自序

一 武 六 二

繼續

燕尾服

舞會
用腳來飛的

燕子

從他的身影中

我發現

自己



從城市的邊緣走來

《詩巫印象系列》

雞啼鳥鳴隱隱從樹叢傳出

窗戶一口一口望出

即被跳回，頗鄉土啊的土鄉

柏油走在腳下

車子歇於巷口· 拐

兩道彎，車水馬龍

是水貫衆川的河系

金地跟著砂羅越大廈兀起

一群機械怪獸追逐一隻時間

看交通燈的臉色

咆哮

鐵絲網立姿成疏籬

疏籬工整而成有韻的五律七絕

互對或分立

有人跨越圍欄

是位著迷你裙的女生



推窗之後

《詩巫印象系列》

第八樓

冷冷的氣層上

推窗

鳥瞰，眼下面是川流衆河

河流衆川的大千

縱橫魚群交錯也魚群



四輪與雙輪的機動體

電子般

噤哩啦的有條不紊

低過八樓的都在我腳下

都失去原有的巍峨

三分之一的街景在我目下

說立體不過凹凹陷陷

金地胖胖的像個過巨的火柴盒

天主教堂尖尖的塔尖

一半在塔裡

一半，在風景裡

一畫其萬矣歸太極是行法 蟲眼

天空四一井

雲霧一口

一畫其萬矣歸太極是行法

一畫其萬矣歸太極是行法

一畫其萬矣歸太極是行法

一畫其萬矣歸太極是行法



（大前公平氏著）

大典真内祭典

火與旗的祭典

〈大伯公千秋誕遊行〉

（五月一日）

詩巫中華文藝社

第三屆常年文學獎頒獎典禮過後

李笙表示，工作關係

不能久留，便搭乘下午三時的班機

飛回美里。藍波：

「還打算今晚大夥兒一起

看大伯公千秋誕遊行
然後每人寫首詩。」

火
蟠屈在低氣壓的雲層中
火 龍 藍

火 神農氏的
火 炎炎黃黃 我 與

火 紫禁城晚靄中的 涉

火 炙炙的 在

火 旗一般的 火 人

火 鼓一般 潮

火 鑼一般 中

藍波的話語的腦海湧現

用思維，我搜索枯腸
意象的錦囊

旗 浪與峭崖口
旗 理想島哨
旗 山高與皇帝遠中
旗 火箭與2020七
旗 宮廷與城牆美
旗 城牆外橫空的電纜不
旗 一柱不倒的宏願全
旗 五十步一委蛇的
旗 百步另一委蛇仙
旗 兩隻大旗在五干步之外女
旗 豎起又觀

南渡的僧曾文空禪子

裁 規

旗 裁 倒 又 豎 起 過

倒 而

藍波的話語不間歇地在腦海澎湃

從意象的錦囊中，我搜索出

黃河

沙場

釋迦牟尼的金身 鎡

觀音 光

菩薩的泥相 閃

諸神符予的諸凡軀 爍

大伯公的千秋誕 時



匯聚
間

空巷無人
愈

衆街皆寂
來

唯燈、唯旗
愈

唯是虔虔的眼神
喧嘩
關

藍波的話在腦海

沉寂
下去

無樹的
菩提

非台的
明鏡

向萬能朝拜的信徒

很雙十的女孩子們

浮現



南渡的唐僧改坐轎子

紅臉鬚鬚的

關公霸道

霸道而過

：：：：：
踏規循



紫藤三客

紫藤
茶

憂和喜你伴茶

拾級而上

而梯頂。而一帖帖



廣告。 爭鳴而鳴錚

一截井繩

從大夏井底往上

……汲

一沉默的侍者曰：

「請脫鞋並鎖緊

遺失了恕不

負責。」

跌出電梯的三人

把鞋脫了

擱在沒鎖好上的鞋櫃中

移開門扇

古色古香的紀念品



書籍

侃侃的便與其對話

一待者曰：

「這裡的基本消費是

每個客人三塊錢

，：：：：。』

凍頂烏龍一壺

—— \$ × × × ×

茶葉蛋三隻

—— \$ × × × ×

五香春卷一碟

—— \$ × × × ×

四季米粉二碟

—— \$ × × × ×

烙上印章，帶走一本白鳥

推門

滔滔的沉默待者

對三人的

八隻眼睛說：

「請脫鞋並鎖緊

遺失了恕不

負責。」

沒理她

按①，緊閉的電梯左右敞開便

三樓至二樓便

茶伴你喜和憂

而下

他們發現



鞋聲

每拋出一個

樓梯

便珍藏一個

：：：：茶

歷人眉睫



一九九二

傳出蘇欽達逃亡的那個早上

一九九二年五月廿三日，晨

他看見自己的前額

有坦克履帶碾過的痕跡，與及

自己在浴室梳頭的樣子

他往浴室奔去

「蘇欽達昨晚已向秦皇

做最後的呈辭。 電台女廣播員說：

「某軍用機場已被關閉達數小時

跑道上，燈火們目光炯炯

靈通消息說，蘇欽達

已乘上一輛沒標上標誌的汽車

前往不明地點；他的妻子

較早時據稱已離開了曼谷。」

近幾天來

與報章電視靠得太近

而招惹得血一身

淚流滿襟的他

往鏡子瞥去

鏡中那態度輕狂的少年即

興奮莫明的裸奔而出

並撫摸自己白中泛青的下巴

感覺竟有裂膚之痛

便往鏡子瞋去

金睛火眼的鏡子即

火火破框出一群坦克

坦坦然往自己額頭輾來

「現在重播新聞提要……」

電台女廣播員：

「據可靠消息人透露，泰國

陷入困境的首相，在晉見國王後



已提出辭職與出國要求……。

他逐漸清晰的眼簾始發現

鏡中，他的學生

只是一介書生，楚楚

持著頭梳的右手停在額間

形成一鏈坦克的齒帶

一九九二

雁程詩選

為什麼歸家的路
總是愈走愈長：……

作者簡介

本名李炎城，福建廈門人，出生於一九五一年，現任職詩巫市議會衛生部，為一名衛生官員；中華文藝社社員。

「虔信生活的真、人性的善、生命的美；獨對芬芳蓮池，默然下跪，終身不悔。」

堅持、百般痛苦，昇華、千般喜悅；寫詩，一種執著，但求，萬種變化：內心化、生活化、哲理化：……

漫長人生路，詩心一顆耿耿然，希冀點亮一燭溫柔的寂寞。」

——謹以此小集子獻給攜手同行的薇及萍兒。



路上想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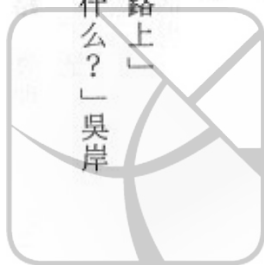
「你走在大路上」
你想起了什麼？」吳岸

走在大路上

想起了沒有路

以前及以後的

事



龍樣長鞭一條

恆自記憶深深處

狠狠撻來

誰曾大言不慚：

我是生命、道路、真理

噢 是「我」——不是人

路 有人走才活現

有人倒下

心脈繼續跳躍

熱血繼續奔騰

火種繼續燃燒

一步一個腳印



一駐足一朵沉思

一步一個新天地

一駐足一部舊歷史

前一步是相聚

后一步是別離

今天的路途

仍有明天的腳步



一九九一
·
十
·
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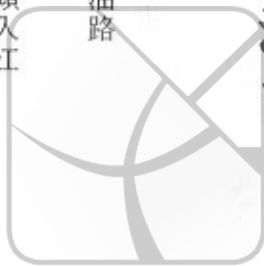
蘆仙渡口

那條烏黑的柏油路
跋涉長途而來
毫不猶疑地直傾入江

渾濁江水

滔滔不絕

有渡輪 往來



人車喘息待渡

愕然發現江邊小攤

擺賣一張張

不供路人憩息的藤椅

掛賣一把把

砍荆棘的巴冷刀

渡江

並不是生離死別

而是爲了走更遠的路

渡輪不只渡有緣人啊

在逐漸繁忙的

蘆仙渡口



有人

抵達彼岸後

在「渡江茶室」購得

一罐可口可樂

一仰而盡

拋出車窗外

有人

忙把籐椅

搬上車

開

走

有人



喜獲

一把犀利

一

路

殺

去

.....



一九八八·六·一。

歲月

歲月這無情植物
不認季節

只一晃眼相逢剎那
在臉上綻放滄桑的
花 隨即枯萎

任憑透過淚眼



盡力往白髮間皺紋裏
仔細找尋曾經撒落的
青春種籽
卻怎么也找不著

後記：兒伴一別十九年，前日偶然相逢，欣喜之餘，不無感慨，遂成此詩。

一九九〇·六·十七·

快樂的死亡

稻田 收割后

死亡開始迅速繁滋

在烈日下

在風雨里

爲了全速回歸

稻身義不容辭

無怨無悔



枯乾 腐爛 死透
「快給我火吧」他大喊

不是絕望
快樂的死亡

有再生的勇氣
在生命田地

生於斯 死於斯
在最美的距離

結出穗穗耀眼的黃金
獻給人間



渡



過
走
上
橋
不
從
渡
江
的
人
成
後
橋
後
江
此
岸
彼
岸
要
渡
江
人
有
總

山·月

那
一
聲
難
以
啓
口
的
再
見
終
凝
固
成
一
座
山
隔
在
你
我
之
間



那一份難以忘懷的

回憶

終盈滿成

一輪

無怨的

月

圓在山崗上



一九九〇·一·廿八。

停電夜

赤裸成原始

夜

只有

一種顏色

一種期待

嬰兒的啼哭聲



遠處的犬吠
只有

一種解釋

一種啓示

亘古不滅的生命
在深沉夜里
只有

一個方向

一個意義

在沒有破曉的

黑夜

一根點燃的



火炬

支撐天地

一九九一·十·廿·



山與人

山與人

——穆罕默德：「呼山不來，我去就山」——

登山
雖千萬人
吾往矣

不撓

就是生命月球上

一小步跨出

認同與契合的
帶淚微笑

人 這座最高險終極的

山 就恒常在超越了死亡的呼喚

覺者一句話的

智慧里

恬然

擁

有



（神山下來後作）

一九九二·十二·十·

● 寫給萍兒的詩

風箏

原來 我的童年
並未遠颺 就在
萍兒手握的



線

之

遙

爬梯

方立住腳

樓梯

是非爬上不可的

第一座山脈

讓我知道

原來山的脊骨

是靠妳才挺起來的

眼鏡

總愛搶爸爸的

眼鏡來戴 萍兒



爸爸看不見的
妳是否看得更清楚

拖鞋

總愛踏上媽媽的

拖鞋 萍兒

妳是否就能

踏出更大的步伐



另一種離愁

不是離去就能排遣的離愁
那種沒有哭泣的滋味
就連那寬恕的雨水也淡化不了
在寂寞的黃昏路上

你有你離去的理由與方式
而我暫時留下來

最終也得黯然離去
你將不會來送行

這原是多么巧妙的安排呵
沒有什麼難以釋懷的
也沒有什麼好抱怨
為什麼歸家的路總是愈走愈長……

一九九二·十一·卅重修

渡輪 · 輪渡

渡輪 輪渡

你的悲哀寫在名字里

而江並非一種超渡

有船的構造而非船

有橋的功能而非橋

卻容許人車畜牲

如履平地般



來來 往往

而岸恒是一種誘惑

可以如船般停泊

可以如橋般風光

除非損壞沉沒

總得在時間流里

來回 擺渡

輪渡 渡輪

你的命運寫在名字里



一扯耳根

● 懷念朱錫煬老師

清晨 操場上

一位不安份的學生

被扯著耳根離隊

在眾目睽睽下

罰站成一尊無地自容



這很普通 或許

扯人耳的早已忘記

旁觀的也早已忘記

可是受刑的

卻永遠難以釋懷

多年以後 偶然間讀到

他執筆的社論

哦 原來咫尺天涯

我跟他臨江傍水

住在同一座城市

終於有幸再見

在詩華日報辦公室

仍是那般諄諄善誘



對中華文藝社的成立
諸多鼓勵

而在老友《老子新講》會上
他翩翩然來了

仍是那麼威嚴逼人
依舊聽不懂那江蘇口音
到底講了些什麼

湊巧那麼一個晚上
在福華銀行側巷攤子

彼此隔桌吃麵

雖沒有交談

卻是最后面緣



隱約發現

原來他已默默

把一生心血

熬成一册厚實浩瀚的

「聽蟬軒文集」

今日捧在手心

不覺耳根發熱

淚眼迷濛

多麼深奧難懂

這一堂課啊

永遠的導師

知不知曉曾有那麼一位



遺憾 已無關重要

記憶里恒有一間敞開的

永遠叫中華的學堂……



一九九二·二·十四·

抉擇

(朗誦詩)

我們不是漂渡重洋
尋找港灣的船隻
我們不是南遷西征
尋找落腳處的候鳥

我們是生長在赤道上
紅彤彤百年不凋的木槿花

我們是一棵棵果實纍纍
萬里飄香的榴槤

我們是一支支涓涓細流
暢流在寬敞的血管中
我們是一脈脈茂密山林
蘊藏著發掘不盡的寶藏

在這片美麗的母親大地上
我們茁壯 開花 結果
這是我們的權利
這也是我們的驕傲

我們走著的不再是祖先們來時的路

我們引領著下一代
走向一條由手心
通往光明的未來

如果是水

就把拉讓江

流成千般美

如果是山

就把京那峇魯

屹立成永恒

如果是樹

就把榴槤香



飄成歌聲

如果是花

就把木槿

綻放成紅太陽

我們絕不是漂渡重洋

尋找港灣的船隻

我們絕不是南遷西征

尋找落腳處的候鳥

海洋依舊是祖先航過的海洋

天空依舊是祖先飛過的天空

我們的海洋與天空呀



就在我們心中

我們是水

我們是山

我們是樹

我們是花

我們的愛

不掛在嘴邊

我們的愛

實踐在生命中

啊 生於斯

長於斯 死於斯

這是我們唯一

莊嚴的抉擇！



後記

三人行，必有詩

我們三人，都是詩的發燒友。因緣際會，在中華文藝社互相認識，互相勉勵。走在寫詩的漫長路上，大膽的把作品結成小詩集。

拉讓江水悠悠流漾，沒有滔天波濤；只是一種心意，一種紀念，一個里程碑。感謝新加坡槐華先生，百忙中抽空為小詩集寫序。感謝詩巫漳泉公會主席張兆仁先生贊助小詩集的印刷費。感謝每一位朋友。

我們認為，寫詩是大家共有的理想，希望更多人來攜手同行，讓更多詩的花蕾吐露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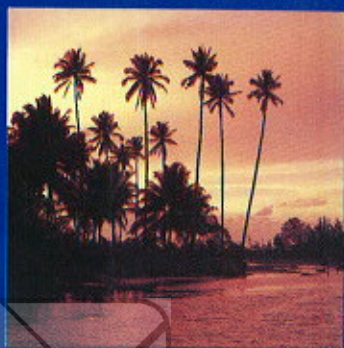
拉讓江，夢一般輕盈，誠心邀約你共來一遊。

晨露

萬川

雁程

拉讓江·
夢一般輕盈



拉讓盆地叢書